

人物春秋丛书

历史永远记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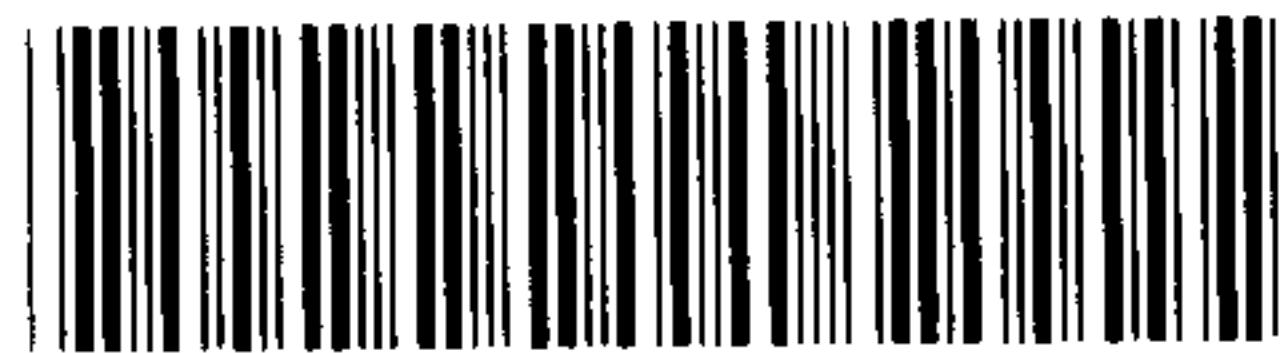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
图书馆

★春秋出版社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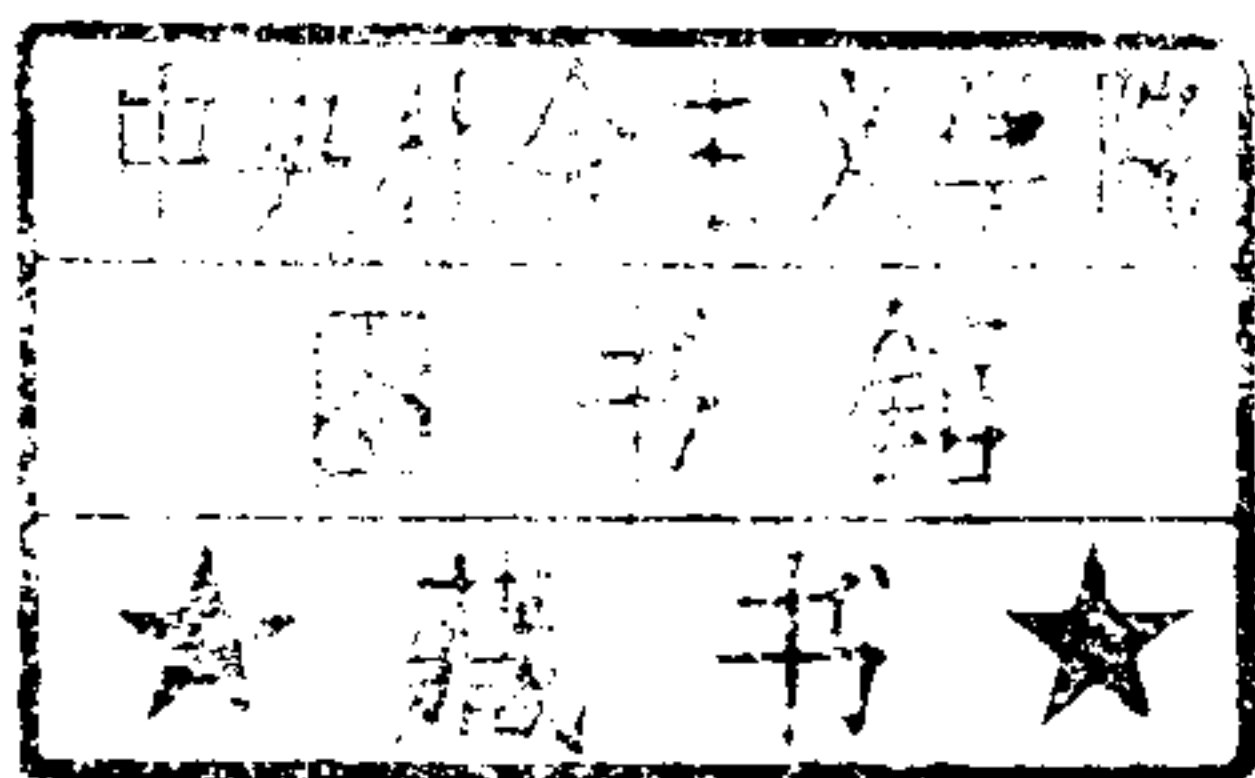
《人物春秋丛书》

历史·永远·记·着



200096724

《人物春秋》编委会编
春秋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：马 佳

扉页题字：杨萱庭

历史永远记着

《人物春秋》编委会编

春秋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86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4500册

书号：7492·1 定价：0.65元

目 录

- 任弼时遇险记.....甘 如 (1)
元帅罹难前后.....陈 芷 (7)
我军最早的一位舍身炸敌堡的烈士
.....石一宸 张先军 张 明 (117)

· 人物小传 ·

历史永远记着

——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.....李树喜 (12)

力学大师钱伟长.....左 峻 (22)

笔歌墨舞

——记书法家杨萱庭.....刘正刚 (35)

争胜负的艺术

——记围棋国手聂卫平.....沈果孙 (46)

不知疲倦的跋涉者.....李宝库 (58)

从贤妻良母到为革命献身

——张挹兰传略.....(日)前山加奈子 程慎元编译 (65)

· 故事荟萃 ·

敌占区的三天三夜.....肖 华 (69)

地下交通张宝泉.....王 凯 (77)

智擒杀人犯

——记新疆“优秀派出所所长”王旭林.....郑笑枫 (86)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“活武松”冒险演出····· | 江山月 | (95) |
| 小偷遇上“大偷”····· | 肖雨 | (100) |
| 意外的礼物····· | 凌少农 | (102) |

· 往事追记 ·

飞向光明

——汪精卫座机“建国号”反正经过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|
| ····· | 韩贤俊 | 蒋晓星 | (105) |
| 王耀武遇擒····· | 段复群 | 曲天文 | (110) |

· 名人轶事 ·

毛泽东诚恳待人(122) 周恩来答记者问(122) 刘少奇不满
江青“杰作”(122) 贺龙冷对林彪(123) 何香凝违反家
规(123)

任弼时遇险记

甘
如

这是发生在五十七年前——一九二九年的事了。

这年九月的一天早晨，天昏地暗，狂风骤起。一会儿，雷鸣电闪，大雨滂沱。这时，住在上海一个小亭子间的任弼时，一会望望门外的大雨，一会看看怀里的表。“鬼天气！”说着，他拿起雨伞，准备外出。他要赶到租界，去参加一次秘密会议。

“今天的会开不成了吧？”他的夫人陈琮英说。

任弼时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风雨无阻，会是一定要开的。”他又嘱咐道：“我十二点回来吃午饭。”

当时，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，党组织常遭到敌人的破坏。江苏省委的工作困难重重，会议不能不开。任弼时是中共中央委员，又是江苏省委的负责人，他对这次会议很重视。

任弼时走后不久，雨渐渐小了。陈琮英拿起竹篮，外出买菜。十二点不到， she 就把饭准备好了。可是等到一点、两点……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仍不见任弼时回来。她心中忐忑不安，急忙跑到党的机关去打听。

她见到李维汉，李维汉告诉她，昨天任弼时被捕了，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。……

原来，昨天早晨，当任弼时来到开会地点的门前，首先巡视了一下周围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；他又望了望房子的窗台，那报警的盆花也没有放上。他以为安全了，就走到门前，按照暗号敲门。门开了，出来的不是房主人，而是一个陌生人。

“噢，对不起，走错门了。”他料到发生了意外，机警地转身即走。但是已经迟了，门内窜出几个人，把他的双臂扭住了。

任弼时 1929 年在上海

“你们为什么抓人!?”任弼时大声怒斥。

“老实点!”这是几个洋巡捕，他们狞笑着，向门内招了招手，一位女同志和一个小孩被带了出来。她就是这屋子的主人，党的联络员。由于有人告密，她早上突然被捕，没有来得及把报警的花盆放到窗台上。

“你说，他叫什么名字?”巡捕指着任弼时问。

她当然知道任弼时的名字，但她极为冷静地说：“不认识，他大概走错门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那小孩子却跑到任弼时的身边，紧紧地偎依着。

敌人冷笑道：“你不认识，孩子怎么认识他?”

“我的孩子不认生。”

“还狡辩！”敌人吼着，一鞭子抽到她的头上，鲜红的血顺着她的面颊流下来。

任弼时看到自己的同志遭到毒打，心里一阵酸楚。他正琢磨如何为女同志解脱，一辆囚车已开到他的身边。敌人急忙往车上推他，他趁机进行反抗，故意把一只鞋子甩掉。这是他留下的暗记，告诉后来的同志：这里出事了。

囚车迅速地开到了洋人设置的监牢。

任弼时被关进一个恶浊的小房间：两平方米，阴暗潮湿，地下一堆乱草，一个便盆，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。此时，任弼时并不在意这恶浊的囚室，他牵心挂肠的是后来去参加会议的同志。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，同志们正面临危险。一种难以排解的焦虑沉重地压在心头。

任弼时轻轻地踱着步，思虑着如何应付敌人。他清楚事态的严重性，也预感到斗争的艰巨性。他知道，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这样才能保护组织，保护同志。要坚定，要机智，担子沉重啊……

正当他思绪汹涌转而镇静、安定的时候，牢门打开了。任弼时被押到审讯室，一个洋鬼子坐在转椅上，傲慢地瞅着他。任弼时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迅速转过脸眺望窗外。他给洋鬼子的第一个印象：冷漠，高亢，不可轻侮。

“亲爱的先生，你已经成了我们的囚犯，痛痛快快地招了吧！”洋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，试探性地开了腔。

“笑话！”任弼时头也不回地大声顶回去，“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走路，与你们洋人何干？有什么可招的！”

“你，你不要忘记……你是在我们的监狱里！”敌人发怒了。

“我也提醒你注意，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立监牢，关押、杀

害中国人，中国人民是要算这笔账的！”任弼时的声音更高了。

任弼时，这位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，喊出了中国人民愤怒的心声。帝国主义者大概还记得，中国人民早在十年前的“五四”运动中，就响亮地喊出了“打倒列强”的口号。

魔鬼们发狂了，他们用钢丝皮鞭疯狂地在任弼时身上抽打着……血，殷红的血，模糊了他的头、脸、脖子。刹时间，房柱、窗子、桌子，一齐在任弼时的眼前旋转起来。他觉得天倒地颠，头晕眼黑，一下栽倒地下，不省人事了。

突然，敌人在任弼时的身边发现了一件东西。啊！那是任弼时的电车月票，上面有他的照片，还有地址：培德路培德里某号。

“快！到他的住处搜查！”

敌人如获至宝，派了几个巡捕火速出发。他们认为，在那里一定还会抓到任弼时的同事，还有秘密文件什么的……

但这不过是一场空忙。做地下工作的人是不会填写真实住址的。培德路培德里的某号房子早被一场大火烧掉了。

“哼！你的住址也是假的，还不如实招出！”

敌人把月票拿在任弼时眼前晃动着。任弼时躺在地下，觉得身上一阵阵火辣辣地疼痛。他瞪了敌人一眼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讲！你早上到那家干什么？”

敌人急迫地要问个究竟，大声吼着。任弼时已经看出，敌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也不知道今天要在这里开一次重要会议。他慢慢地、一字一句地说道：

“我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去，走错了门。你们这样无故抓人、打人，毫无道理……”

还没等他说完，几个巡捕上前又是拳打又是脚踢。在暴徒们的摧残下，任弼时又晕了过去。

“顽固，顽固，可怕的顽固！”洋鬼子气急败坏地嚎叫着。

这是虚弱的吼叫。敌人怎能理解，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是威不能移，摧不可折的。敌人更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位晕倒在地下的人，半年以前就已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领教过五个多月的酷刑折磨。他虽曾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几次昏厥，而每当他醒来之后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“宁可牺牲自己，决不叛党！”

不怕死的人，焉能以死吓倒他！

几天的审问，敌人一无所获。后来，他们又对任弼时用了现代化的刑具：电刑！

在古老的中国，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酷刑，但电刑却是前所未有的。就是在二十年代，电刑也是罕物。现代刑具自有古老刑具不可比拟之处，据说它能使受刑者的神经系统受到强烈刺激，造成意识混乱，失去自我控制，下意识地說出敌人需要的东西。听起来是很神秘的。

敌人把任弼时绑在一张奇怪的椅子上，开始显示其现代化刑具的威力了。

“开始！”洋鬼子得意洋洋地下令了，随后就准备从任弼时的口中索要他们想得到的口供。这的确是非常狠毒的一招，顿时，任弼时觉得浑身如乱箭猛刺，头脑发胀，心烦意乱……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们的机关在哪里。”

“……”

敌人见有问无答，又狠狠地下命令。电压升高了，任弼时觉得自己的意识有些朦胧了，眼前的一切景象似乎也难以判断了。但他心里不断给自己下着命令：“咬紧牙关，决不开口！”

时间过得多慢啊，他在一分一秒地往下熬。他的背上烧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，散发着皮肉的焦味。血从他的牙缝里往外滴着，口供却只字未吐出。

敌人惊呆了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现代化刑具在这里也竟然失灵了。

这是敌人所无法理解的。刑具，不论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，它只能吓唬那些胆小鬼，征服软骨头。而对于意志如钢的革命者来说，它的功能等于零。

任弼时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。当他被捕之后，党组织请了律师，为他进行辩护。后来，又根据他在狱中的口供，安排陈琮英在培德路培德里布置了一所小商人的房子，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盘查。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毫无破绽。

敌人刮肚搜肠，想尽了种种办法，也未找到能够定罪的证据。终因无法判决，只好将任弼时释放了出来。

元帅罹难前后

陈

芷

彭德怀和他的侄女彭钢

秘密绑架

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凌晨四时，彭德怀在成都的住宅里，被一伙翻墙而入的人强行架走。

当警卫员景希珍推门进去时，彭总已不知去向。职务的责任感，使他心急如焚。他四处打听，终于在成都地质学院发现，彭总正坐在水泥地上冻得嗦嗦发抖。

“彭总，我来了。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你回去，我随他们的便，怎么办我都不怕！”

景希珍眼里汪着泪水。“彭总啊，保证你的安全，是党交给我的任务，我怎能不管？”他脱下自己的大衣，给彭总披上。彭总甩开了：“我不要！你自己穿。冻死，饿死，打死，

杀死，都一样，我不会喊叫一声！”

他还象当年一样，枪林弹雨中从不退缩。

一列沉重的火车，凄厉地轰鸣着，把这位人民敬仰的彭大将军载到了北京站。这里人声鼎沸，闹闹嚷嚷。这不是欢迎的人群，因为这里的气氛冷峻得令人毛骨悚然。当彭总被架下车的时候，只听这伙人大叫：“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！”那伙人大嚷：“我们奉了林副主席的指令！”……

彭德怀成了一个物件，被人们争抢着。

彭德怀预感到大祸来临了，他愤怒但却冷静地看着这场丑剧的表演。

阴谋是如何策划的呢？当时许多好心人还蒙在鼓里。后来，戚本禹在押期间供出了真相：“彭德怀在三线，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。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。康生也是这个主张。”

元帅愤怒了

彭德怀被送进北京卫戍区的营房里。他失去自由，失去了一个公民的起码权利。

很早以前，彭德怀曾经作过三条保证：不当反革命，不自杀，自食其力。面对现实，他有些惶惑了。当反革命吗？当然不能！因为他是个有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。但是他说：“不是谁要当，是别人非要给你戴上这顶帽子不可！不是谁要自杀，是有人要你死得比自杀还不如！不是自食其力，是连这点权利也不给呀！”

他痛心，他愤怒。有人说他是“三反分子”，他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去问问毛主席吧！毛主席决不会同意的！毛主席了解我彭德怀。我彭德怀有错，也有功！功一面，错一面。

不能说我革命一面，反革命一面。那样说，我不服！”

在轮番围攻的面前，他仍不失大将的风度，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答那些可笑的审问。

“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？”

“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问题。”

“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？”

“我没有反对毛主席。我只是无话不谈。”

“你为什么发动百团大战？”

“打日本鬼子。”

“你在抗战中犯下了什么罪行？”

“如果说是罪行，那就是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。”

当谬误象浊浪滚滚而来的时候，它似乎其势汹汹，不可一世。但它终究冲决不了真理的堤坝。在彭总正气凛然，力有千钧的回答面前，那些审问者瞠目结舌了，只能勉强收场，说他“顽固、顽固”。

无情的摧残

悲剧还在演下去。从国家主席到基层支部书记，几乎都未能逃脱厄运。

一九六七年下半年，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一伙策划了新的阴谋。七月十八日，戚本禹出面布置：“彭德怀是军阀。不要看他装可怜相，如壁虎一样，装死。……要打倒在地，踏上几只脚。”

循着阴谋的轨迹，更残酷的迫害压来了。七月十九日，在北京航空学院，韩爱晶一伙开始揪斗彭德怀。

周恩来总理闻讯后，立即派人向“红卫兵”传达：不许坐喷气式，不许搞逼供信，不许游街。这是一个国家总理，在

当时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最大保护措施。

但是，有江青一伙撑腰打气，总理的话不过是某些人的过耳风。韩爱晶们还是大打出手了。彭德怀先后被打翻在地七次，前额打破，肺部内伤，两根肋骨折断，一根错位。

曾经叱咤风云、举世闻名的一代名将，被阴谋家们以“革命”的名义打翻在地了。

彭德怀回到监禁室，胸部疼痛难忍，呼吸困难，不能吐痰，不能吃饭……

面对淫威，彭德怀曾经愤恨而又痛心地说：“我老了，年轻的时候，我打得过二十个人，却没有打过一个老人！”

历史可以作证，彭德怀曾经和国民党的军队长期较量，和日本鬼子在枪林弹雨中生死搏击，同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针锋相对。他堪称常胜将军。他的敌人都甘拜下风了，一群不肖子孙却向他挥起拳脚，滥施威风。多么令人痛心的一幕！

此后，大会批斗，小会围攻，囚室反省，游街示众，层出不穷、无休无止的折磨。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七三年春的两千多天里，彭德怀被围攻、审讯了二百五十多次。

在弥留的岁月里

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，怎禁得如此非人的折磨！他的大便早就发现带血，似乎谁也没有在意，因为他是“批倒批臭”的对象。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，才检查发现，他患了结肠癌，已是晚期。

死亡，他不畏惧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，多少战友已先他而去了。他常说，我是战争中的幸存者。

有人说：“这样死了，太冤枉了！”可是，彭总心底宽阔，预知未来，他断定：“他们长不了，长不了！人民总有一天

会起来收拾他们！”

彭总认为，人生当如春蚕，丝尽而逝；又好比流星，光亮留在了人间。他相信党是伟大的，历史总是要前进的。他在囹圄中仍然关心着国家和人民。

他惦记三线工作。他在那里刚刚了解了些情况，有很多设想还装在脑子里。他期待有一天再返回大西南。

他惦记国防科研，希望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。

江青下令让他写“自传”，妄想从历史上搜寻蛛丝马迹，罗织他的“罪行”。他却高兴了，因为他可以借此坐下来，冷静地总结自己的一生。他回顾自己的一世风云，平生追求，觉得很坦然。那伙人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彭总的自传，竟成了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。这就是几年后那本家喻户晓的《彭德怀自述》。

他心力交瘁，太疲倦了，但对他来说也许是苦中有乐吧。当他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时候，给自己的侄女留下这么一番遗嘱：“小鬼，我快不行了。你记住，我现在只有这个病身子，……我死后，让医务人员解剖，要是能对研究治服绝症有些帮助，也算我对党最后的一份贡献。”

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彭德怀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当时身边没有同志，没有亲属，死后也没有花圈，没有葬礼。他被火化时报的名字是“王川”，连保留真实姓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。

他匆匆地、默默无声地走了。也许有人曾经认为，彭德怀的名字，彭德怀的影响，从此在人们的心头会被他们抹掉了。

然而，中国大地上终于滚起了春雷。四年之后，党为彭德怀平了反，人民深深怀念他，他的名字万古流芳。

历史永远记着

——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

李树喜

姓氏与故乡

湖南省桃源县是一个山明水秀、充满神奇传说的地方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里描写的那个与世隔绝、耕织自乐的桃源仙境据说就在那里，并且成为桃源县名的由来。

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，少年翦伯赞开始正视他生活着的现实世界。他看到，号称富足的桃源大地到处是破产流浪、食衣无着的穷人，流泪的母亲茫然地抱着即将饿死的婴儿。兵、匪、官吏到处逼迫着善良的百姓。于是，翦伯赞作出结论：没有什么神奇的桃花源，也没有什么不死的秦人避世的村落。和别处一样，这里同样是暴政横行的地方。

一八九八年，翦伯赞出生在桃源县枫林村一个开始中落的地主家庭。然而，翦伯赞说那里并不是他的故乡。他强调他不是汉族，祖上也不姓翦氏，他是维吾尔族人，他的故乡不在湖南，而在新疆西部遥远的地方。

他的祖先是西域的一个望族，在辽阔的草原和大山之间过着象鹰一样飘忽不定的生活。十三世纪初，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，这个族中一位首领哈勒跟随成吉思汗征讨有功，被